

长篇小说

慈禧太后隐瞒了什么

大清宝藏²

慈禧太后私家宝藏的神秘传奇 三天四夜◆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长篇小说

慈禧太后隐瞒了什么

大清宝藏²

慈禧太后私家宝藏的神秘传奇 三天四夜◆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宝藏. 2 / 三天四夜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55-0799-6

I. ①大… II. ①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438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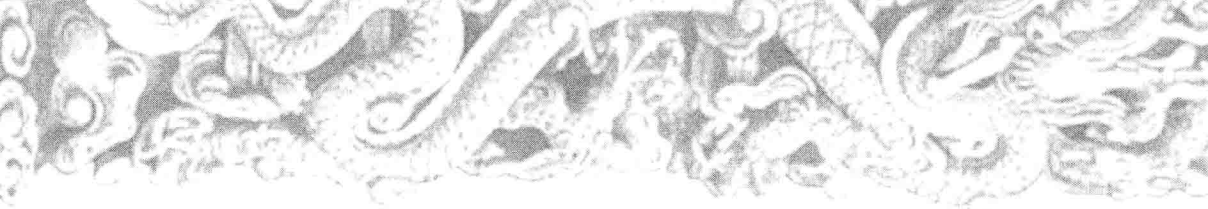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大清宝藏 2

作 者	三天四夜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799-6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CONTENTS

001 石泉	1
002 玉璧	11
003 神父	20
004 以身犯险	40
005 暗枪	54
006 九龙壁	70
007 假死针	82
008 亲人	93
009 私奔	108
010 接头	122
011 惊变	135
012 生死门	150
013 黑衣人	166



目 录

CONTENTS

014 告密	178
015 灭口	192
016 尸斑症	206
017 兽首	223
018 突围	237
019 暗洞	252
020 宝藏	265

001 石泉

后门打开，见得街旁停着一辆板车，车上载着六只粪桶，一名四十左右形貌粗犷的男子面色焦急，在车旁来回不停地踱步。看见门里边的人出来，忙迎将了上去，说道：“鹰八兄弟，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也快点走吧，跟着大伙一起走，比较方便一些。”

“四爷，七爷，这一位就是我的好朋友老彭。”老四汪坤和老七兰箫雨向那男人点了点头，鹰八向老彭道，“老彭，这两位就是我们山寨的四爷和七爷，你都准备好了没有？”

“都已经准备好了。”老彭上去揭开一只粪桶的盖子，说道，“二位爷，桶里有些臭，就委屈二位爷了。”

鹰八走过去，伸过头往桶里面瞧了瞧，捂起鼻子说：“老彭，这桶里怎么还装着东西？这怎么藏人，你是怎么搞的？”

“鹰八兄弟，这桶里头装的可都是清水，我只是在上面撒了些烂菜叶和米糠，可以用来蒙混那些警察。”

“老彭，不需要这么麻烦吧！直接让四爷和七爷躲在桶里就行了，干吗还搞出这么多花样？”

“鹰八兄弟，小心驶得万年船，万一警察查看，二位爷可以蒙进水里，便是他们想查也查不出来。”

老四汪坤说：“彭兄弟想得很周到，我和老七倒是没那么多讲究，只是这样一来，衣服都要弄湿了，到了城郊，不知道上哪去弄套干净的衣服来穿？”

“二位爷放心，干净的衣服我都准备好了。”老彭指了指粪桶的底下，“都压在了下面。”

大清宝藏 2

“哈哈，彭兄弟一个大男人，心思竟这般缜密。那好那好，老七，我们赶快躲藏进去。彭兄弟，有劳了。”老四拱了拱手说。

二人分别藏进两只桶里，鹰八帮忙推车子，只听老彭吆喝一声，两个人抬起车子，向着城门行去。推过几条街，车子将到城门，那里已经有十数辆车排队等待出城，老彭见此轻松地说：“鹰八兄弟，好在我们走得快，他们还没有出城，我们跟着大队伍，大可以宽心了。”

“这样就好。老彭，我们加把劲，走快点。”

两个人放开脚步，排在大队伍的后面。陆陆续续下，后头又跟上来几辆粪车。守城门的警察与这些拉粪人都是面儿熟，拉粪的车又极为熏臭，基本上均没有细致盘查就逐个放行了。很快，车队就轮到了老彭。二人做贼心虚，压着脖子，心里面七上八下的，等候放行。

便见一个警察上来用脚踢了踢车驾，瞅着鹰八问老彭：“这小子他娘的是谁，你的老搭档翘辫子了吗，怎么换人啦？”

老彭拉开捂住口鼻的碎布，堆笑道：“胡队长真会开玩笑，那个臭小子生病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找了个人帮我一下。”

“小子，把遮臭布拿开，抬起头来让老子瞧瞧。”

粪便臭烘烘的，清粪人都习惯撕一块破衣服的碎布来捂臭，鹰八嘿的一声笑，抬起眼看着胡队长说：“胡队长，是我，嘿嘿，让你见笑了。”

“原来是鹰八啊？”眉头皱了皱，“你小子这大半夜的不睡觉，怎么倒腾起粪来了？”

“嘿嘿，我和彭大哥是老朋友了，今天他的搭档生病了，我就过来给他帮个忙，搭个手。想不到胡队长这么眼尖，我躲来藏去，还是一眼就给你认出来了。胡队长，我们可以走了吧？”

“你小子大半夜的不睡觉，这里头一定有鬼？”淫淫一笑，“是不是看上了哪个郊区的大姑娘，忙着去约会呢？”

“当然不是了，我就是帮老彭一下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了，你听说哪个人约会还推着粪车的，难道还怕自己身上不够臭？胡队长，后面的人都等急了，我们走了啊？”

大清宝藏 2

“走吧走吧，回头记得请我喝酒啊！”胡队长叫手下警察让出门道，放老彭的车驾出城。

二人抬起车，刚要起步，背后忽然有个声音大嚷：“前面的不要动。”

鹰八和老彭都是心里头一惊，二人回头去瞧，见得一队日本兵走了上来。胡队长看到日本人到来，神情一怔，急忙喝道：“你们往边上靠靠，不要挡着路，快点快点！”

那队日本兵奔上来后，持枪守住了城门口两侧，将别人都拦在了一旁。刚站定，又见许多日本兵牵着二十多辆驴车从街上过来，车驾后面盖着厚厚的油布，鼓鼓囊囊，浩浩荡荡出城。

鹰八低声问胡队长：“胡队长，这深更半夜的，鬼子这是往外运什么呢？”

“别多管闲事，小心皇军割了你的舌头。”

鹰八脖子一缩，咽了口吐沫，不再多嘴询问。驴车一辆紧接着一辆驶出城，到了最后一两辆，鹰八隐隐约约嗅到一丝汽油的味道。待得日本人统统走后半晌，胡队长挺了挺腰杆，似有点不耐烦，挥舞着手说：“你们快走快走，他妈的，熏死老子了。”手下警察看到队长都这样说了，索性就懒得再盘问和检查，通通放行。

粪便在郊外有集中的处理地点，有农民过来购买做肥料，众粪工只做两头跑，把县城收集起来的粪便推向郊外处理，中间不需要去往别的地方。老彭和鹰八跟着车队，但没走几步路，就故意落下一大截，等到前面的人都走远了，停下车子，打开粪桶的盖子，让老四汪坤和老七兰箫雨出来。

粪桶里头装的虽然是清水，不是粪便，但这只桶之前一直在装粪便，所以还是奇臭难挡。老彭生怕别人怀疑，不敢久耽，拿出粪桶底下的衣服交给他们二人，一个人推着车子走了。

二人向他道谢了一番，找到一条河流大洗了一把，换上干净的衣服。鹰八趁二人洗澡的间隙，已经在熟人处借来一辆马车，三人坐上车子，向李家山进发。

凌晨四点过，马车过了马蹄口，快五点时，前方没有了去路，出现了一片野草丛。鹰八只能停下车子，三人下车。老四汪坤说：“鹰八兄弟，真的

大清宝藏 2

是麻烦你了，你驾着车子先回去，这件事情，不要和别人讲。”

“四爷放心，鹰八在这里接应你们，等你们办好事情，我们三个人一起走。”

“不必了，我们办完事情应该也不会再回县城了，我们得回山寨参加老五、老六、老八的丧礼。鹰八兄弟，你还是先走吧，不要等我们。”

“那……那我送你们回山……”

“不用了，我们自己可以回去，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头，这一辆马车停在这里不大方便，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鹰八一句话未完，老四汪坤便打断道。

“四哥说的是，鹰八兄弟，你还是先回吧。”

鹰八迟疑了片刻，说：“既然如此，那我就听四爷和七爷的。四爷、七爷，你们要小心一点，这马车上有些东西你们可能会用得找。”翻出一把柴刀，一捆绳索，几个番薯，又从自己口袋拿出一盒火柴，交给老四汪坤。

“这些东西确实有可能会用得着，你帮我谢谢你的朋友。改天我买把新柴刀还给他。”老四汪坤接下刀绳等物说。

“四爷怎么这么客气，能帮四爷做事情，我鹰八绝无二话，这种小事，四爷就不要挂心了，鹰八会处理好的。四爷、七爷，鹰八那先走了啊。”

“嗯，路上小心！”

鹰八掉转马车，坐上去，转过脑袋说：“四爷、七爷，鹰八我是小鬼投胎，命硬，你们有什么事要我回去做的，尽管吩咐。”

“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会找你帮忙。”

“好嘞！”鹰八扬起鞭子，“驾！”一鞭挥出，马车开始行走。

二人瞧着鹰八的车驾去远，回过神，抬眼望着前方的野草丛。野草齐膝，在月光下摇曳摆动，二人不敢点火把，踏着月色向里面走去。昆虫飞舞，蟋蟀虫鸣，时不时还有飞禽受惊飞起，二人穿过野草丛，进到一片茂密的森林中。

老四汪坤手指森林深处说：“这片林子后面应该是一座山坡，山坡下面应该就是碧烟湖了。碧烟湖三面环山，我们只有从这里过去才不易被发现，等我们走到碧烟湖，天差不多已经亮了。”

“一旦天亮，就不好上岛了，看来还是晚来了一步。早知道这样，就不

大清宝藏 2

用这么赶了，也不用藏在粪桶里头出城，弄得现在身上还有一股臭味。”

“这种情况我早料到了，我们出城赶到李家山，肯定来不及上岛。”

“四哥既然早就想到了，那为什么还要……”老七兰箫雨颇觉疑惑，这折腾了一晚上，又是钻粪桶，又是洗冷水澡，还紧赶了这么远的路途，既早知上不了岛，那图的又是什么？如果等到天明，大可以大摇大摆出城，倘若不愿引人注目，那也有许多方式可选，干吗非要连夜钻那臭烘烘的粪桶？着实不解。

“虽说我们上不了岛，但是我们可以爬到森林后面的山坡上，找棵大树顶上睡一觉，养足精神，等天黑了再上岛。”

老七兰箫雨一阵惊诧，原来四哥连夜赶来，就是想在此地找棵大树睡觉养精神，苦笑之余，忽然想起四哥做事向来很有道理，此间一定还有别的目的，只是自己愚昧，一时参透不明罢了。

二人朝着森林深处走去，这一带方圆几十里都是周家的产业，这里的荒草和森林为什么会这般繁盛茂密？那是因为周家便于保护碧烟岛上的茶叶，从不允许他人来此砍伐和放牧，时间一长，荒草和森林几乎都已长成人难涉足之地了。

老七兰箫雨手持柴刀，仅仅依靠从林间缝隙中射下的微弱月光，在前面“劈劈啪啪”开出一条道路，将出森林时，老四汪坤突然制止他说：“前面不能动刀了，以免声音太大，惊动了周家的护岛人。”

此时天色已现微明，森林中也不那么黑暗了，二人拨荆扒枝，一脚快一脚慢地出了森林，爬到一座山坡上。老四汪坤选了株粗壮高大的树木攀爬了上去，挑了个舒服的枝杈靠着。

天很快就大亮了起来，太阳慢慢升起来了。山坡上的树木很是茂密，远远望去，一片郁郁葱葱，青幽幽的树木。老七兰箫雨背靠树干，抬起头问老四汪坤：“四哥，我们就在这里这样待着？”

“老七，你要累了就睡觉吧，这里有我盯着。”

“我不累。”老七兰箫雨站起来，三两下攀到树上，向远处望去，心里顿时明白老四汪坤要连夜出城的用意。从这株树顶向下望，只见整个碧烟湖尽收眼底，但见湖面雾气蒸腾，碧烟岛在湖中心若隐若现。

大清宝藏 2

太阳愈升愈高，湖面上的雾气也在逐渐消散淡薄，到了中午时分，湖面上的雾气已然消失殆尽，碧烟岛清晰可见。二人坐在树上一边吃着番薯，一边眺望着远处的动向。整座碧烟岛上绿油油的，花鲜树茂，看不见岛上的人行来往，只见时不时有人棹船上岛，又有人下岛离开。

二人昨晚上忙碌奔波了一晚，身累心疲，吃了番薯后，开始轮流着休息，以便晚上有力气上岛。老七兰箫雨先睡了一阵，醒过来后换成了老四汪坤休息。老四汪坤背倚树干，很快就睡着了，醒过来时，睁开眼睛看见湖面水波荡漾，一片金黄。

太阳就要下山了。老七兰箫雨突指远处说：“四哥，你看那些人在做什么？”

老四汪坤往那湖中一瞧，忽见几只小船在湖面棹棹停停，一直围着岛周徘徊，船上的人似乎在向水中投放着什么。老七兰箫雨说：“四哥，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在放网捕鱼？”

“距离太远，看不清楚。先别管他们在做什么，太阳就要下山了，我们得想一下晚上该如何上岛才是。”

“这里没有船，四哥，要不我们做个木筏子吧？”

“这样也好。”老四汪坤想了下说，“我们手上有柴刀和绳索，正好可以利用，只是这木筏子我们不能在这山坡上做，只能回到山坡下的森林里做。”

眼见太阳就要下山，二人赶紧溜下树，回到山坡下的森林里做起了木筏子。森林中的木材随手可得，只不过二人不敢动作太大，做起事来都是小心翼翼的，待到木筏子做好时，已是月挂枝头了。

二人把木筏抬上山坡，等到夜深，才将木筏推入湖水中。但见远处的碧烟岛一片黑寂，没有半丝灯火，二人跃上木筏，操起“木桨”向湖中心划去。

湖面十分安静，二人耳中听着轻轻的划水声，徐徐向前。老四汪坤说：“岛上应该有守岛的人，等一下我们上岛后，千万要小心一点，不管有什么发现，一个时辰后，便即离岛。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惊动到周家。”

“我就怕到时四哥……”老七兰箫雨一笑，“无福春茶叶量小精纯，只碧烟岛上可植，四哥好口好茶，这番上岛，别只顾摘新鲜的茶叶了。”

“茶叶是好，却不能随我心情。我倒是愿意做一回偷茶人，摘他个一斤

大清宝藏 2

八两的，可惜……唉！”

“四哥为何叹息？是可惜此番没时间采茶，还是可惜不问自采，非你我所为？”

“都不是，我是可惜这么好的茶叶为何只生长在碧烟岛，而不是恶鬼岭？为什么会是周家，而不是汪家？”

“四哥想多了，不管这茶叶是姓周还是姓汪，长在碧烟岛还是恶鬼岭，只要四哥喜欢，改天老七愿意替四哥再走一遭。”

“这倒不用了，碧烟岛决非等闲之地，就算再好的茶，我也不会拿自己兄弟的性命来冒险。喝不成无福春，我还可以喝铁观音，喝碧螺春，喝普洱，喝街旁小茶馆里的茶，喝山野小村自植自采的无名茶。只要心情好，喝什么茶都无所谓了。”

二人边聊边划，离得碧烟岛已是愈来愈近，最后只距二三丈之余，水下突然“咯噔”一声响，木筏子似乎被什么物体撞了一下，在原地打了个半圈，不再前进。老七兰箫雨说：“可能是木筏触到了湖底的暗石？”说是这么说，可是天色昏暗，根本看不见水底下是否有暗石。

老四汪坤用手中的“桨”在水中试探了下水位，感觉这儿的湖水不浅，“桨”与半只手臂都没有触到底，不大应该会有暗石。划动“木桨”，意欲摆脱困境。可是木筏就像被什么东西勾住了，只在原地打转，始终无法再向前后左右动弹半分。

老七兰箫雨扔下手中的“桨”，说道：“四哥，我下水去瞧瞧。如果不是暗石，那有可能是木头什么的。”正要脱衣下水，忽然脚下一晃，木筏竟散开了。

二人险些掉入水中，好在木筏只散了一头，另外一头的绳子还捆绑的结实。老四汪坤说：“这绳子怎么会散？难道是被什么东西割断了？”

木筏虽散，好像可以动了，二人没有心思再猜测，拿起“木桨”划向碧烟岛。忽然老七兰箫雨感觉手背上似有东西在往上爬，顺手一拍，捉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硬壳甲虫，俗称水鳖虫，顺手就把虫子一丢。

只听到“扑通”一声，虫子沉入水下。就在这时，忽听老四汪坤说道：“老七注意，木筏好像在下沉。不好，筏子另外一头的绳子也散了。”

大清宝藏 2

木筏本身就做的简易，两头拴固的绳子一散开，七八根木头顿时向外漂去，二人脚下的木头一滚，双双跌入水中。此刻距离碧烟岛已不是太远，二人既入水中，心下同时想道：“我何不游泳上岛？”二人的水性都很好，莫说这一点距离，就是一开始不坐木筏直接游泳上岛，也是轻而易举之事。

谁知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二人刚刚跌入水中，周遭就有一些东西吸了上来，黏附在身体上，使得四肢不能正常动作。二人急忙各自抱住一根木头，把两根木头合在一起，从水中爬了上来，一只脚踩在一根木头上，缓缓漂向碧烟岛。

上了岛，二人才看清楚，在水中黏附在两人身体上的竟都是一些水鳖虫，它们的形状大小和颜色都像蟑螂一般，紧紧贴在身体上，用力抖都很难把她们抖落下来。老七兰箫雨说：“真奇怪，这种虫子怎么会一个劲往人身体上贴？四哥，别不是绳子就是被它们咬断的？”

“水鳖虫喜欢吃小鱼小虾，可从来没听说还会咬绳子，绳子有可能是被别的东西割断的。老七，我们到处看看。”

二人一心关心岛上是否藏着什么秘密，清理掉身上的水鳖虫，再也无暇想其他了。碧烟岛上的角角落落都种植着花花草草，俨然是一处蓬莱仙境，只是二人并无闲暇雅致欣赏，直向岛心走去。

碧烟岛本身并不是很大，二人很快就到了岛中央。这里有几间相连的房屋，有一面石碑，碑上写着“天下第一茶”几个字，石碑后面是一块巨大的顽石，四周生长着数株茶树。老四汪坤眼睛一亮，心想这一定就是无福春茶树了。原来岛上的茶树只在顽石的周围生长，难怪无福春茶叶会这般宝贵，毕竟地头有限，再过栽培也是徒劳和枉然。

老七兰箫雨飞身跃上顽石，环顾了下四周，月色苍茫，也瞧不清什么。老四汪坤说：“老七，我们去屋子那边瞧瞧。”

“这岛上怎么没见守岛的人？”老七兰箫雨疑惑说。

“可能在屋里睡觉吧，我们摸上去瞧瞧。”

老七兰箫雨跳下石头，和老四汪坤一起摸到一座房前，从窗户往里望，里头漆黑一片，比外头还要黑暗，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老七兰箫雨低声说：“四哥，我们要找的到底是什么秘密？”

大清宝藏 2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先看看再说吧。”

二人不想打草惊蛇贸然进屋，回到顽石那里，老七兰箫雨双手在石头上撑一撑，想跃上石头坐一下，忽然发觉下手处湿湿的，心中惊奇，刚刚这石头还很干燥，怎么一下就湿了？

老四汪坤也发现了这个情况，寻思天又没有下雨，石头一下怎么会这么湿？察看了一阵，忽然发现了其中奥秘，只见石头中间有一个碗口大的石洞，此时洞口正汩汩地往外流着清水，故而顽石就湿了。

老七兰箫雨惊讶道：“刚刚我怎么没有察觉，这石头上还有一口石泉。”

“因为刚才这块顽石是干燥的，所以没有发觉也是在情理之中。老七，你觉得这座岛上有无哪里特别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悟错了那首诗词的意思，当中虽然指的是茶，却并不是产茶的碧烟岛，而是有别的含义？”

“我相信四哥的判断不会错，只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四哥，不如我们进那几间屋子里去瞧瞧？”

“这岛上如果有守岛的人，那此刻必定是在那几间屋中睡觉，我们进屋万一惊醒了他们，那就不好了。我想我们还是先在岛上转转，如果一直没有发现，再进屋子不迟。”

“这样也好！四哥，你觉得……”老七兰箫雨突然惊愕住了，话语一转，“四哥，你瞧这石泉喷起来了。”

只见石泉刚刚还是溢着的流，这时竟喷起来一食指的水花，老四汪坤说：“难道这是一口间歇泉？”

“四哥是说，这口石泉时断时流，流起来时，水量则会时大时小。”老七兰箫雨爬上顽石，手刚伸到泉眼上，就惊讶一声，“四哥，这水还是温的。”

老四汪坤手贴了贴石头，说道：“水确实是有点温，可是这石头……感觉却是凉的。看来这不仅是一口间歇泉，还是一口冷热泉。”

“四哥，别不是碧烟岛的秘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这块顽石上。”老七兰箫雨不说，老四汪坤倒也未发觉，这时想来，感觉这块顽石确有一些稀奇。不过横看竖看，这也就是一块重达千斤的大石头，一半深埋在土中，一半暴露在地面，除了石上的这口泉眼，别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清宝藏 2

然而过了一阵之后，两人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石头上的石泉的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喷的越来越高，水的水温也会跟着提升，而石头则是愈来愈凉。老七兰箫雨知道老四汪坤见多识广，便讨教说：“四哥走南闯北，以前可有见过这样的石泉？”

“见是不曾见过，可这样的情景也不见得有多稀奇，只是这石头跟泉水的温度一直反其道而行，倒是叫人有一些诧异。”

“整座碧烟岛上只有这块顽石四周生植着茶树，一开始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茶树只围着这块石头生长，而在岛的别处却没有茶树？现在我终于知道了，这当中一定与这眼石泉有关。”

“石泉的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有规律性地喷涌歇停，才哺育出了周围这些世间罕有的无福春茶树，而别处因泉水难以滋润的到，所以就生长不出茶树了。就因如此，整座碧烟岛上就只有顽石四周生长着一圈茶树，别的地方就见不到茶树。”

“四哥的分析很有道理，碧烟湖因碧烟岛而出名，而碧烟岛又因出产无福春茶叶而闻名天下，这块顽石所处的地点不仅是全岛的中心，且还是育茶之要。四哥，你说这碧烟岛的秘密会否就在这儿？”

“我也是这般想法，只是瞧这块顽石无非中央多了一眼石泉，别无特别之处，假如它真有什么秘密，那又会是什么？”

其时石泉的水花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近簇高，老七兰箫雨站在顽石上，观着四周的茶树，说：“难道秘密不在石头上，是在这些茶树中？”

老四汪坤蹙起眉头，脑中反复回想着铁球中的那首诗词，那的确是唐朝著名的诗僧齐己所作的一首《咏茶十二韵》。这首诗词对茶的描写几乎已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其当中生茶、采茶、贡茶等有关茶的一整套流程都在诗词中有所描述，可以说是点到细微，尽至周全。既然整首诗词所写的尽是茶，那当中的秘密定然与茶有关，而在这方圆百里之内除了碧烟岛，再也没有第二处地方与茶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了。老四汪坤环顾了周围的茶树，心想老七兰箫雨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兴许秘密还真就在这一圈茶树当中。

002 玉壁

不论单株的茶树，还是把茶树以整体来观摩，抑或者是用阴阳八卦，或是奇门遁甲来揣摩，二人反复推敲了数久，却始终不得要领。这些茶树不管是近观，还是远看，或者居高站在石头上俯视，最后二人只是得出一个结论，茶树虽然围绕顽石一圈，却并非有什么规律性地排列，应是杂乱无章地生长，全无根据可寻。

便是老四汪坤见多识广，技学满腹，到头来也被弄得一筹莫展。老七兰箫雨苦笑一声，说：“四哥，我们这样瞧来看去，半点眉目也看不出来，别是我们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不如我们用个懒招，把每株树底的泥土都挖开来看一看，这儿要是有什么秘密，兴许就在哪一株茶树的土下面。”

“你这是傻子碰运气。等我们把这里的茶树都挖一遍，只怕天都要亮了。”老四汪坤笑笑说。

“万一我们运气好，一下手就挖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那就不用这么烦恼了。”

“我的运气一向不是很好。”老四汪坤笑着说，“其实我在想，我们要找的未必是一件实物，有可能它是一种暗示，或者记号，只不过是我們还没有悟出来而已。”

“四哥说得不错，不如我们分头做事，你动你的脑子，我用我的蠢法子。”老七兰箫雨虽不是一个笨人，但碧烟岛上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其实他和老四汪坤始终不是很明白。也就是说，一直都是无从下手，既然如此，那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天底下最笨最蠢，却能让人抱一丝希望的办法来应对

大清宝藏 2

了。挖土需要工具，这里没有锄头镐铲，又不便上那几间屋子里寻。好在他随身都习惯带着一柄短刃，取出刀，正要跃下石头做事，突然一不留神，脚底一滑，一个仰翻摔了一跤。

他双足一撑地，从石头上滑了下来，想要做事，忽觉手中的短刃没有了。定然是摔倒的时候不小心摔脱手了。地面上都是水，在月光下闪着亮光，他在地面摸索了一阵，没有找到，又爬上石头找了找，还是没有。老四汪坤说：“不要找了，水的亮光混淆了刀面的亮光，找不到就算了。或许这儿，甚至整座碧烟岛上都没有我们要找的所谓秘密。这天色也不早了，再过一会儿天就要亮了，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老七兰箫雨天生有一股拗劲，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放弃，况且这把短刃跟了他多年，已有感情。只是地面下和石头上都找过了，都没有，刀不可能摔飞到远处，那会掉在哪儿了？正自烦恼，忽然看到石头上的那眼石泉，心想莫不是掉那下面去了？

捋起袖管，将手臂伸了下去。泉眼有碗口般大小，刚好可容纳一只手臂灵活进入，可是这眼石泉似乎极深，探下去半截手臂都没有触碰到底。老七兰箫雨趴下身体，这样手臂可以伸的更长一点，泉水已经把他整个人都淹过去了。他的手已经探深到胳肢窝，已经再也伸展不下去。

忽然他的手指尖感觉触碰到了什么东西，拨弄了几下，像是刀柄，便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夹住刀柄，往上提来。一柄短刃，对于老七兰箫雨来说，要用两根手指夹起来并非易事，可是刀刃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提起来一点又掉了下去。

老七兰箫雨抽出手臂，脱下衣服，这样手臂应该还能再深入一点，深吸了几口气，再次把手伸了下去。这回没了衣服的阻隔，手臂多深入半寸，很容易就摸到了短刃。正要取出来，才发现刀刃是被一块细薄的石头给卡住了，手指从石头边上的缝隙中插下去，把石头和短刃一起给掏了起来。

石泉内的空间太狭，老七兰箫雨握住石头和短刃，他本不想把石头一起拿出来，可是担心手一松，短刃又掉下去了，便一起给带了出来。今晚的月光还算明亮，老七兰箫雨抽出手，正要把石头扔掉，忽然手中的石头在月光